



应坚散文

故乡的梅雨

江南的夏天 在入梅以后 雨季是细密绵长的。我曾经无比熟悉的故乡永康 每逢梅雨季到来 空气中的湿度特别大 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 将一层黏湿的胶水刷在每个人的身上 浑身都是腻歪歪湿漉漉的。儿时居住的老宅里 什么都返潮 青石板、屋里屋外的墙壁、大橱花床、酒瓮、石墩 摸一把能沾上一手水气。地面泛出了黏稠的水浆 祖父母换上了木屐 以防走路滑跌。到处都在发霉 酱油瓶出乌花 铜器生绿锈 腌咸肉长白毛 捣衣杵上甚至长出了木耳。隔夜的饭菜 第二天就馊了 米缸里的粮食变成了黄霉饼块。香烟也发霉 还潮得点不着火 因为火柴也潮了。玻璃窗罩了雾水 戴近视眼镜的父母经常要用软布擦拭镜面。早上起来 天井里的洗菜池上和下水槽边爬满了蜒蚰 有时候它们还会慢条斯理地蠕动着爬进房间。此时大人们会用破麻袋和洋铁桶装些石灰粉 搁在卧室的墙角或床底下吸潮。

老宅的前院是个狭长的天井 沙土奠基碎石铺地。平日里 随意丢一块啃光的肉骨头 很快就会被勤奋的蚂蚁围着筑成一座小山。然而一到快下雨时 小山连同那些蚂蚁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神奇地消失 给老宅平添了几分神秘。父亲说 老宅大门的门墩、宅院里的青石板以及蚂蚁堆都能预报天气 比如这对门墩要是石面发潮了 再晴的天也要下雨。反之 再阴湿的天 它不潮 就不会下雨。

故乡的梅雨是一支交响乐章。大多时候雨是欢快的 有时它还是一场惊喜。老宅天井里 两口大水缸一东一西 朝天对准了屋顶的铅皮水接。一遇骤雨 屋顶数百条瓦楞间流淌的雨水一齐汇集到水接的缺口 形成两条巨大的水柱倾倒下来 水缸顷刻之间就被灌满 那可是小户人家煮饭洗菜的宝贵来源呢。骤雨通常突如其来又戛然而止 更多的时候 梅雨是一首挥之不去的缠绵曲 淅淅沥沥 在鳞鳞千瓣的灰瓦上不紧不慢地敲打着。尤其是在夜里 通透空灵 朦胧清丽。今天想来 感觉那意境就像遇到了月下回眸的女子。

不知是不是性格中缺少自信的缘故 小时候 我向来喜欢梅雨的日子。尤其是在阴郁的夜晚 窗棂间 风雨斜斜地批着 梧桐树上的三更雨 滴滴答答地落着。这个时候在昏黄的灯光下 躲在母亲提前给挂上的蚊帐里 想着街上还在风雨中挣扎的路人 心里就格外的踏实。这样的雨夜 淡泊 安稳 感觉得了庇护似的安全。

老宅年久失修 最怕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候 屋顶不知哪个犄角昏晃 或是瓦缝里、榫接处 被虫蛀了洞 鼠做了窝。任凭你千修百补 仍然百密一疏。常常看着屋顶的天花板 先是出现一片湮湿 接着 白色的水渍渐渐扩大 慢慢开始凝聚成豆大的水珠 亘罗 亘罗 滴滴落下。此时 痰盂罐、洗脚盆、钢精锅一齐上阵 漏雨叮叮当当砸在不同质地不同材料制作的盛器中 想起了儿歌里唱的 叮叮当当 海螺烧香 烧到哪个 做梅香。

还记得小时候祖父给我讲过的那个故事《漏》。说的是一户山里人家 只有老两口 住在一所风雨飘摇的老屋里。山大王老虎早就惦记着拿他们当美餐了。这天晚上正好下雨 老虎跑到屋外准备下手。只听见屋里正在叹气 凑近一听 老人说：唉！老虎都不怕！就怕漏啊！老虎有些惊疑：漏 是什么东东？难道比我还厉害？它跑去问猴子 猴子也不知道。老虎逼着猴子和自己一道再去打探。为了防猴子中途逃跑 老虎将自己的尾巴和猴子的绑在了一起。到了老头家趴在窗口再探 天上正有一道闪电紧接着一个劈雷。猴子惊呆了 叫了一声：漏 来了！老虎吓得转身就逃。它忘了尾巴是和猴子绑在一起的 狂奔了数里地。待到缓过神来回头一看 猴子正躺在地上呲牙咧嘴朝着它笑。原来猴子已经被老虎拖死了 露出了牙齿。老虎怒道：你竟敢嘲笑我胆小？一口把猴子吃了泄愤。

漏！这是我们的祖先在缺衣少食的年代里最原始的担忧了。这是生活中难以忍受的困难 甚至超过了老虎的威胁。如果你遇到梅雨季 如果这时你正住在一栋千疮百孔年久失修的老宅里 面对到处跑冒滴漏无处存身的现实 也许你也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说出：漏雨猛于虎啊！

今夜 雨停了 可我清楚地知道 不会再有期待 漏雨对我甚至是一种奢侈。因为 前尘隔海 老宅甚至老城都已不在。离开它 更像是一场与往事的告别 一如当年的初遇。



永康瑞金医院

眼科/内科/儿科/外科/妇科/中医科

综合医院 (浙X中)医广(09)第2016第02-04-004号

地址 汽车东站对面(金城路163-177号) 健康热线 0579-89200516(391520)

本栏目由民建会员企业永康瑞金医院独家赞助

推着父亲过节日

吕嘉兴

劳动节三天小长假已过两天 朋友圈里发了不少游山玩水的图片和各地特色小吃的视频 而我却独守一方心田 城里 乡下 父母 子孙两点一线 乐此不疲。一回父母家 卧床的母亲就告诉我 父亲老早叨念过了 嘉兴什么时候回来呢 回来就会推我出去玩了。听罢 我转身来到父亲的卧室。父亲一见我眼睛一亮。就这样 我扶着父亲坐上轮椅 缓缓地推着他走出家门。

我俩依旧沿着小溪逆流而上 听听潺潺水声 看看两岸绿树 晒晒温暖阳光 聊聊家长里短。父亲虽然耳背 但是眼明心亮 邂逅村里的熟人都会点头招呼。

我们来到破败不堪的老屋 父亲满怀深情望了又望 眼中充满依恋。是啊 人是有感情的 只要不失忆 就不会忘却过去。

看过老屋 父亲叫我沿着 中央街 去市场看看有没有烤羊肉串卖。我推着父亲转遍每一条街 找过每一个摊位 却只找到烤鸡肉的摊子。我挑了一串皮酥肉嫩的烤鸡肉给父亲尝 父亲嚼得费劲。我付钱 摊主不肯收 她说就算三五串也不会收阿公的钱 何况只有一串呢。

我们接着来到室内菜场 找到利康熟食摊 发现有羊肉卖 我问父亲要不要 他说只想吃烤羊肉串 白切羊肉不要。我拿了一支肉质细嫩的烤牛肉块骗他说是羊肉块 他吃了一会说不好吃。其实 父亲只是心里想吃羊肉串罢了 即使真的找到羊肉串 又能怎么样？

尝过牛肉 我们来到隔壁的桐塘村。桐塘水波粼粼 父亲说真漂亮 我就推他绕着桐塘走了大半圈 看到古老的大樟树。也许是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 樟 字吧 也许是看到古香樟的长寿吧 父亲对古香樟颇感兴趣。他说这几棵比我们西溪的古老 漂亮。我问他要不要照相留念 他说好的。父亲啊 我多么希望您能像古香樟

那样几百年枝繁叶茂 几千年屹立不倒啊。

一个半小时悄然而逝 父亲过足了游览的瘾 惬意地靠在轮椅上 对我说回家吧。回到家来 我扶他上床 看他心满意足地合上眼休息了。

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我该拿什么孝敬你们呢？转遍城里 华联 大润发 超市 我也不知买什么 推着父亲转遍村镇市场 我也找不到合胃口的 给你们钱 你们也只是过过手脚 没有地方用。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常回家看看 推着你们吹吹风 赏赏景 聊聊天。是的 最美的风景是池塘边千年古樟下耄耋父亲的惬意神情 最快乐的旅途是推着轮椅 陪老父亲在夕阳下慢慢地走 然后回家。



可爱的小鸭

大司巷幼儿园小(4)班集体供稿

新诗
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达达的诗

半辈子过去我仍然是个普通人

说出来并不遗憾或可耻
半辈子过去我仍然是个普通人
比如今晚 独自上街购物
一个刀砧板
一把锃亮的砍肉刀
一根金属磨刀棒
构成典型的日常生活
我拎着这些东西等公交车
不享受任何特权
无人关注我的行踪
而公交车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时光白白流走五十年
半辈子过去了
我仍然是个平凡无比的普通人
自食其力 偶尔也跟命运掰掰手腕
但总是输多赢少
走在人群中 你肯定辨认不出
我这张大众化的脸孔
更不会知道在我微澜的内心
供奉着天穹的深邃和广阔

青鸟

在懒洋洋的闲暇冬日
在山野采风的无聊之时
忽然发现了青鸟
这人间稀客
山林隐士
从不远走高飞
只在草尖和枝头低飞雀跃
无所畏惧 亦无所担忧
当它隐匿于绿色灌木丛
你无法分辨出一只青鸟和一棵杂木的边界
无法指出轻脆的鸟语和赞美诗的区别

夫妻雀

有一对麻雀抢占了筑在我邻居屋檐下的燕窝
自此 我和妻每天都能看到
这对恩爱麻雀夫妻的欢喜和雀跃
由于我们之间隔着一堵难以逾越的玻璃窗
腾挪自由的麻雀便视我们如不存在
夫妻雀围绕着燕窝上上下下
(估计燕窝里有它们尚在哺乳中的孩子)
或是栖息在屋檐上守望
叽叽喳喳 无间的交流甚欢
或是双双飞走 旋即飞回
瞧它们多么亲密情深
堪比在尘世中风雨同舟半辈子的你我
只是 我们常常受困于情
受困于生活
更有那旋起于青萍之末的争吵与厌倦
让我们在一对夫妻雀的本真面前
徒有羡慕和愧怍

唯有时间最不可靠

唯有时间最不可靠
它东倒西歪 转瞬即逝 站停不住
风永远吹刮着它
即便我们有记忆这把利刃
也无法藏住岁月
未几时 一切都变得不可辨认
人事物非
一代人走了
又一代人崛起
从没有人做到过独立于时光

(特邀组稿 陈星光)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